

水·诗·梦

□郭保林

作品中常赋予其乡愁、乡恋和吉祥的意象，成为乡村的记忆和情感的寄托。

在黄河三角洲，有一片偌大的湿地，林木花草、游鱼飞鸟兼备，虫吟蝶舞，大自然的配件样样俱全。湖泊分泌出水塘，小溪是河流的儿子，母亲一不留神，小溪便唱着五音不全的歌，连蹦带跳跑出老远。河流喊它，它装听不见，连头也不回……

河流低下头，只好走自己的路。

“哗啦哗啦”是水在说话。水的语言纯净、清朗、恬淡，林木听到情绪饱满，花草听到兴奋，鸟儿听到感到愉悦，连蝈蝈、蟋蟀、纺织娘听到水的语言，也会惬意万分。

黄河三角洲湿地地处山东，这里几十年前是一片盐碱地，春天白茫茫的盐碱，寸草不生，只有寥寥落落的荆条棵，几十年后却成为美丽的园林。广利河是一条人工河，20世纪50年代开挖，水源来自黄河岸边一处废泉，“天生我水”，将这流水引来，来势年年膨胀，终于形成独自行走的河流。河流经过村野、沼泽，越来越身胖腰圆，流到这片湿地，被人截成三截，构成三个长形的湖泊。这湖水极为清澈，如眸、如珠、如镜，无纹无漪。这水是“止水”，沉睡的水、静雅的水，是一种记忆、一种心声。湖岸有芊绵的青草、依依的柳丝、如幕如帘的芦苇林，再看水姿、水态，水媚，水有风情。夜观水中月，晨看水上雾，朦胧、缥缈，诗一般美，情一般柔。人们用审美的眼光看这片湿地，一大景观便是湖岸长着波涛般的草木，有木槿、大叶石楠、大叶冬青、青冈栎、云杉、苦楝、香椿、垂柳、合欢等，这里是南北树木的集合体。当初为栽这些树木，从外面买来一车车壤土，铺在盐碱地上，有的地方为栽活一棵小树苗，要挖出很深的坑，把盐碱土挖出来，再盛满上等壤土，还要及时浇水，用黄河水压碱，生生地将这荒碱洼改造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。

文化的升华延伸到自然的升华，自然保护区、湿地森林公园是自然的升华。这里色彩缤纷，物种多样，形象自我生成，大自然的梦也多姿多彩，既是躯体的声音，也有灵魂的声音。譬如水，水的流动不仅是水的迁徙，也是水灵魂的变幻。不管水的景观如何色彩纷呈，水的诗意却是始终一致的。湖岸高树和低草摇曳，葱绿和粉嫩辉映，蓬蓬勃勃，盈盈满满，生气蒸腾。湖水娴静，水纹荡漾，犹如初恋触碰的心境。在湿地公园，我看到微笑的湖水、欢腾的溪水、放歌的河水，联想喧哗的流泉飞瀑、汪洋恣肆的大海，都是水的情感。快活的水，苦难的水，水可以使我们的形象自然化，可以使我们的心灵在宁静中返璞归真。水的倒影是自然的倒影，反映水之梦的深度。湖水像一面镜子，给人敞开想象的机会。乘船在湖面，仰视空旷的蓝天和悠悠的白云，水勾勒出迷人的自然美。春花似火，碧水如天，满眼蛱蝶翩翩、鹭鹤飞翔、游鱼跳跃、草木生辉，大自然是活的，那是香，那是柔，那是情，那是梦。

我的朋友布平凡是诗人，写过许多诗，发表在地方刊物上。他说，湖水在光晕中默想，大自然静穆遐想的时候，正是宇宙的自恋。英国诗人济慈爱水，他说，他死后，将自己的名字写在水上。

水是不朽的，水是永恒的。水一生多变幻，水生成气，气升成云，云重变成雨，雨落下来是水。雨、雪、冰、霜、霰、雹，尽管水的自然生态变幻多姿，但水的灵魂依然不变。河流是奔腾的水，大海是动荡的水，湖泊、池塘是沉睡的水。在大自然中，我寻找生命之根，我寻找文学艺术的源泉，我们的文学、艺术、哲学都起源于自然。我默默地伫立湖岸，眼望细波粼粼的湖水，陷入梦幻般的沉思。

二

这森林湿地公园名副其实，树木种类繁多，既有漫坡漫野的人工种植林，也有野生树。茂茂腾腾，葱葱郁郁，枝丫相撞，树冠庞大，你拥我挤，既紧密，又有竞争的钩心斗角。

正是初夏，万物都处在青春期，树木争相展示自己的雄气、霸气、傲气。绿色层层叠叠，翠绿、淡绿、浓绿、墨绿，蓊蓊然、郁郁然，个个把自己打扮得像夏天。

那是意杨，意大利杨树，落叶大乔木，是1958年从东德引进的树种，树冠长卵形，树皮呈灰褐色，树皮出现皴裂状，叶片则是三角形。这种树生长速度快，树干挺直，属于阳性树种。

还有枫杨树，南方树种，高大的乔木是一种具有丰富寓意和象征意义的树木，其文化内涵和自然特性使其成为情感表达的重要载体。初夏时节，枫杨开花，白色的小花淡雅，花朵一串串一簇簇，形成花穗，给人以纯洁之感。枫杨树虽然不是名贵树种，却朴实无华，默默生长，赢得了人们的喜爱和尊重。在文学

作品中常赋予其乡愁、乡恋和吉祥的意象，成为乡村的记忆和情感的寄托。

这里更多的树种是本地白杨、垂柳。白杨是无性繁殖的树种，四五月扬絮。白杨树叶背面密生着白色毡毛，叶片黄色，喜欢歌唱，是乐天派，风一吹便哗啦啦唱个不停。整个树林都听得见它嘹亮的歌声，乌鸦和一些性格粗野的鸟类都喜欢在毛白杨树上做巢。

那垂柳更是寻常的树木，河沟、田埂、湖岸、堤坝，处处能见到它们的身影。细叶翩翩，飘然如风，古人有很多描绘、形容垂柳的诗词，“垂柳摇摆，如素影婆娑”，都充满诗意和浪漫的形象。它的优美姿态，还常常用来形容女子的柔美和婉约。

在古希腊神话中，无花果是祭祀的贡品，是地中海阳光哺育的“圣果”。而在黄河三角洲的湿地公园能见到无花果，真令人喜不自禁。无花果叶子呈椭圆形，就像小小的绿色球拍，表皮还带有淡淡的红色，枝条纵横，无规无矩，自由自在地生长。树干不高，像梨树、桃树，可果实像个小绒球，果实味甜多汁，果香浓郁。

森林湿地还有松、柏、黄栌、水杉、梧桐、银杏、刺槐等树木。树木稠密，树叶被风纠缠，弹奏起呜呜的琴韵声，蕴含着金属的质感，树条竖直柔韧，富有强健的气质，泱泱大气，勃勃生气，浩浩雄气。有几棵高大粗壮的银杏树，还有一种饱经风霜雨雪的沧桑气，使人产生眷恋，还有种神秘感。

布平凡说，这银杏树是从南山深处移植而来。像许多城市一样，为建森林公园、人造湿地、绿地植被，从深山老林移植古树，给城市带来真正的自然、原生态的自然，还增添了城市的历史感。

岁月从树梢上轻轻走过，风从树枝上悄悄踏过，四季从树叶上无声经过。春来夏至，树叶由翠变绿；秋来，树叶由绿变黄；冬来，光秃秃的枝干无牵无挂，一身肃穆。年年月月，树木由幼苗长成小树，长成大树，长成高大乔木。年轮里记录着多少风霜雨雪、时间和空间、浓缩和拓展、决绝和眷恋，树的一生经历多少磨难，连孤鸟见之都顿生怜悯之心：“绕树三匝，无枝可依”。

沿着小径走，路两旁的大叶石楠、小叶石楠，高低不同，错落有致，修剪得饱满圆润。叶子绿油油地放光，一副富态的样子。

有树便有灌木，有灌木便有藤萝，藤缠树是大自然的安排。走进树林间，只见菟丝子纠缠着灌木丛，绽放着一朵朵素雅洁白的小花，花香袭人。还有紫色的青藤缠上大树，那紫色的茎具有天然的攀爬能力，像蜘蛛一样，树有多高，它爬多高，开一路淡紫色的小花，其实那高大的乔木并不嫌弃青藤，像大人带着幼儿玩耍。我想，树木的心态是兴奋的、喜悦的。树下的灌木丛也缤纷多姿，灌木丛中散布着连翘、迎春花、紫丁香、榆叶梅、三角梅、沙棘、金叶女贞，灌木们没有主干，呈丛生态。草丛里有苔藓、菌类、蕨类植物，丰富多彩。苔藓有绿的、红的，也有白的，小星星般隐藏在草丛中，这里还有稀疏的点点白地衣……

生活的蓬勃给人愉快的希望，也给人一种浓郁的生命气息和草木的芬芳。

三

湖岸有一丛丛芦苇，密密麻麻排列着，如帘如幕地遮住对岸低矮的草木。初夏时节，芦穗刚刚抽出，未有芦花，翠绿的叶子婆娑着、浮动着，在微风中发出沙沙的声响，那是芦苇的语言。

“人是有思想的芦苇。”面对芦苇，我想起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的名言。他在著作《思想录》中提出：“人只不过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。”这一比喻强调了人类在宇宙中的脆弱性，同时也突出了思想赋予人类的尊严与伟大。

芦苇风来弯腰，雨来垂首，霜雪来了叶枯絮飞。可怜那洁白纯净的芦花，飘飘摇摇，茫茫旷野不知何处是归宿，注定有一种无家可归的流浪和漂泊。芦苇纤细瘦弱，只能抱团抗击自然界的风霜雨雪。

有苇莺在鸣叫，那鸟体色呈灰褐色，嘴尖细，体型纤长，在芦苇丛中跳来飞去。“嘎嘎叽”“嘎嘎叽”，声音尖锐而富有穿透感。

我问：“这芦苇可以编席子用吗？”布平凡说：“这芦苇严格叫‘芦草’，不是编制芦席的材料。”

“能当柴烧吗？秋天我看很多人割芦苇，一车一车地拉回家。”

“他们是卖给造纸厂的，芦苇是造纸的好原料。”

我望着风流潇洒的芦苇丛，好一阵子沉默。这芦苇有难以描绘的美，但它们不久后将化为纸浆，经过机器各种流程的操作，变为一张张白纸。

纸页上有芦苇的灵魂吗？人类用其抒写文章，那文字里有苇莺的歌声吗？有月光下芦苇轻轻摇曳的身影吗？有芦花漂泊的惆怅和孤独吗？它是有思想的

芦苇，是芦苇记录了人类的思维、理想、信念，还有人类的阅历和经验。

风起了，湖水卷起浪花，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，那是风和水在对话。湖岸上的草木花卉婷婷依依和芦苇相伴，背后是明静的湖水。草木色彩鲜明，明朗惹目，那远大于苹果的红，远大于翡翠的绿，远大于白云的白，远大于太阳光的金……色彩缤纷，让人心迷。这色彩像是培养出来的，很礼貌，很规矩，很有教养，像经过了一番审美教育，具有一种人文精神。

看着芦苇，我想起《诗经·蒹葭》有赞美它的诗句，优美动人：

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

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

溯洄从之，道阻且长。

溯游从之，宛在水中央。

这是一首美丽的情歌，讲述男子苦苦的思恋。有一位少女面如桃花，身姿窈窕，使人魂牵梦绕，在秋水漫漫的河岸上，一位男子产生痛苦的思念，仿佛在微风拂动的芦苇丛中，依稀看到对岸雾气笼罩的身影，他的心早已飞到姑娘的身边。他想追过去，可是有芦苇丛从，有流水荡漾，道路艰难阻隔，怎么能追得上？她如水中的仙女一样，遥不可及，亦真亦幻，正向他招手致意。这位男子神魂不安，视觉模糊，飒飒芦叶间有玉影婷婷，时隐时现，他只感到惆怅、失魂落魄。《蒹葭》这情歌太清冷，飞过花红似火的春，飞过草木葳蕤的夏，落在秋色萧疏枝头，化为晶莹的霜花，多少有些凄楚。《蒹葭》这首诗把男子的苦苦思恋写得淋漓尽致了。

一种悲伤的美，一种忧郁的美，通过苍苍的芦苇表达出来。谁说芦苇没有思想、没有情感？

四

在这里，河流的湖泊中常见的不仅仅是芦苇，还处处能见到生长在水中的蓼花、红叶，红艳艳的花，煞是美丽。像一幅幅小画，不论从哪个角度审视，都有一种不易觉察的美感，也给人一种神思和希望。

我站在河堤湖岸倾听着如普希金所写的“水晶玻璃的声响”，眼前正是一片红蓼，摇曳在碧波中。蓼花是从古老的《诗经》里走出来的，《蓼萧》诗云：

蓼彼萧萧，零露湑兮。

既见君子，我心写兮。

蓼是一种两栖植物，既能陆生，也能水生。它主要生长在河流、水沟、湖泊、山谷湿地，是一年生的草本植物。蓼也是一种辛辣的水生植物，在《诗经》中常用来比喻艰难辛酸的生活经历，象征人生的艰辛和不易。蓼还是一种可食用的草本植物，是指蒿一类的植物，在《诗经》中，莪蒿象征父母对子女养育之恩和子女对父母的依赖和怀念。《诗经·蓼莪》便是一首祭祀的诗歌，反映出子女感恩、内疚、忏悔等百感交集的复杂感情，全诗悲怆凄恻动人。

看到水中蓼花，细小的花朵晶莹、美丽又朴素，不耀眼，却被古诗人如此痴迷。对蓼和莪写得那么好，富有隽永的诗意和浪漫主义色彩，这时你会体会到一切诗歌和文学艺术都来源于自然。树林、灌木、花草，无不成为诗的具象，既有生气蓬勃有血有肉的形象，也有朦胧含蓄丰富的意象。

在湿地森林里，有明朗的阳光，也有树影浓郁的幽暗；有流水的潺潺，也有湖水的静谧；有鸟韵，有花香，有风吹草木发出的簌簌声响。在未长满新叶的白杨和水杉间，我真正理解了艺术。艺术多么真实、朴素、崇高，有永恒的感染力，像大自然一样有永久的魅力。

我在湿地森林公园流连忘返，无论是细雨霏霏的天气，还是阳光明媚的日子，无论是天空燃烧着大片霞光，还是月色扑朔迷离、苍白宁静的夜晚，湿地公园都给我留下如诗的美。这里的光线、气味、声音和色彩之间都存在原生态的和谐和友爱。那茂盛的蓼花，粉嫩嫩的鲜艳，浮动着厚实的阳光，闪烁着鲜亮的水色，散发着诱人的花香和湿润漉漉的清新气息。

走进这湿地森林会产生一种感觉：色彩产生气味，光线产生色彩，声音产生鸟雀，流水产生情感，一切生气勃勃。

两只遗鸥掠过湖面，飞进树林里。遗鸥，又名钓鱼郎，是受国家保护的珍禽。它身着素衣，头戴黑锦，长着白眼圈，嘴粗壮，长而尖的翅膀，飞翔的姿势也动人。它喜欢海湾、湿地，黄河三角洲是它们天然的栖息地。

这一切赋予你一种愉悦的心情，感到生活的美好、生命的欢乐，有温暖的和风，有慈祥的阳光，有新鲜的空气，有流水的喧嚣，有鸟的歌声。你会体会到大自然的深情，体验到它们真正的美。我想起我的诗集《阳光不知月光美》中的诗句：

此时没有人说话，

你就和树木花草谈心，

擦去野花的愁容，
扶正倾仄的草茎，
在这里大地的辽阔，
天空的高远，
使你的心境变得无比开朗，
在这里生活比诗美丽。
当清风刚踏入初夏的门栏，
你会燃烧浪漫主义的抒情。

五

我认识菖蒲是在长江三角洲。那年我为写长江，在长江三角洲采风，看见大片的湿地长满菖蒲，它开淡黄或淡紫色的花朵，背景是美不胜收的湛蓝流水和一望无垠的天空。

菖蒲品种很多，名字也很多，主要分两大类：石菖蒲和水菖蒲，一种是陆生，一种是水生。石菖蒲生长在石缝间，叶窄小，茎干纤细。水生菖蒲扎根在泥水中，根系发达，叶长且阔，长叶如剑却无咄咄逼人之势，根在水中却不随波逐流。姿态优美，但不骄横，给人一种潇洒浪漫的感觉，诗人称它们是“水中的诗篇”。

菖蒲那花朵更招人喜爱，有典型鸢尾科植物的特征，由三片大型下垂的花瓣和三片较小竖花瓣组成，优雅、妍丽，深浅相间，色彩过渡，层次分明。那花呈金黄色，在阳光下闪烁着高贵的色彩，给湖水增添了富贵之气。初夏正是水菖蒲激情饱满、花开热烈的时节，满湖氤氲着一种淡淡的香气，倒给人江南园林之美感。游人三五成群，衣着鲜美，更添一抹江南秀色。

我坐在湖岸观树、观水、观红蓼和菖蒲，还有婷婷而立的芦苇，感觉如饮醇醪，如沐春风。

我的目光落在一株菖蒲叶上的缺口蜘蛛网上，一只蜘蛛伏在网的一角，一语不发，静静地等待猎物，大概还没吃早餐吧？蜘蛛都是夜间织网，劳累一夜也饿了吧！那些小蚊、小咬、小飞虫还未触网，网上干干净净，飘浮在两条蒲叶间。

有一只水蚊蓦然“自投罗网”，蜘蛛敏捷地扑上去，速度之快，像飞，不见蜘蛛张嘴，那小蚊就飞进去了。守株待兔成为笑谈，“坐网待虫”却成佳话。

鸟是早醒的生灵，栖在树梢上自言自语。几只野鸭从芦苇丛中钻了出来，悠然游动，两只雌雄老鸭在前后跟随着三只小鸭，毛茸茸的煞是可爱。有只小鸭趴在母鸭背上，很得意。一家五口，很幸福，很安详。

下雨了。雨的声音和气味活跃起来，公园响起蓬蓬的雨声。

现在是夏初，雨季未到，细雨蒙蒙，如烟如雾，湿地草木被笼罩在雨雾中，变得更幽暗、更寂静了，成为一幅炭笔速描，萧疏而伤感。雨滴凝结在树干上，成为大颗大颗的水珠。水珠很冷清，仿佛圆圆的、亮晶晶的眼睛望着陌生的世界，不时落到低矮的草丛上，又从草叶上落进泥土里，最后还是大地收留了上天的使者。

雨中的湿地公园，万物正在静穆遐想，如梦如幻。由此生活变得多彩，生活充满形象，这使我认识到自然之梦的一种要素——梦需要深深铭刻在自然中。

新天